

北史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李靈

曾孫元忠

渾

弟子聚

李順

玄孫元操

李孝伯

兄孫謚

謚弟子士謙

李喬

子

李義深

弟初廉

李靈字武符趙郡平棘人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間道武平中原問其已去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麇中太武徵天下才儁靈至拜中書博士再遷淮陽太守以學優遷授文成皇帝經加中散內博士賜爵高邑子文成踐阼卒於洛州刺史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簡子恢襲以師傳子拜長安鎮副將進

劉

王

氏

爵爲侯假鉅鹿公後東平王道符謀反遇害贈定州刺史鉅鹿公
謚曰貞恢弟綜事見於後長子悅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爲伯卒悅
祖子瑾字伯瓊襲位大司農卿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卒贈司空
悅祖弟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
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爲其宗主以軍功賜爵平棘子位河南太守
贈安州刺史謚曰安

子元忠少厲志操龐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苦喪以孝聞襲
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爲營明堂大都督引爲三策遣母憂去任
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旣獲盜卽以與之在母喪哭泣哀動寧人而
飲酒騎射不廢曰禮豈爲我初元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
技性仁恕無貴賤皆爲救濟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
契免責鄉人甚敬之孝莊城賊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

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
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
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榭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
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爲趙李所破則
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
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幽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
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箒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卽見之元
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僑傑今聞國
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
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箒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神
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余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他安
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已

見神武因給曰從叔輩麤何肯來元忠曰雖麤竝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縱橫之策深見嘉納又謂神武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神武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時殷州刺史尔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衆與大軍禽斬之神武卽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魏孝武帝納神武女爲后詔元忠致聘於晉陽每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無止

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將神武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後神武奉送皇后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良久乃蘇神武親自撫視封晉陽縣伯後爲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被報聽用万石元忠以爲少遂出十五万石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徵拜侍中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于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遊遨里閭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在閑冗以養餘年乃除驃騎大將軍儀

元忠以爲萬石石給人
引家不遇升平而已
有虛名不報其德
進出十五萬石北史
萬石石給人四向改作
文字則簡矣而
意盡沒不見

同三司曾貢文襄王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縑其見賞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俄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卒有米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篋架未及賻至金蟬質絹乃得斂焉贈司徒謚曰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子搔嗣搔字德沈少聰敏有才藝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有思理武定末自丞相記室除河內太守居數載流人盡復代至將還都父老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生爲立碑終於儀曹郎搔妹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爲尼所居去鄴三百里往來恒步在路或不得食飲水而已逢屠宰牛脫衣求贖泣而隨之雉兔馴狎入其山居房室齊亡後遭時大儉施糜粥於路異母弟宗侃與族人孝衡爭地相毀尼曰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爲輕致忿訟宗侃等慚遂讓爲閑田

渾字季初靈之曾孫也祖綜行河間郡早卒父遵字良軌有業尚爲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贈幽州刺史謚曰簡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後以四方多難求爲青州征東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介朱榮入洛衣冠殲盡物論以爲知幾時河北流移人聚青土衆踰二十萬共劫河間邢杲爲王起自北海襲東陽青州刺史元世儁

欲謀誅之府人遂猜貳渾乃與長吏崔光韶具陳禍福由是唾血而盟上下還睦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爲都官尚書東北道行臺赴援社客諸城各自固保渾以社客賊之根本烏合易離若銜枚夜襲便可禽殄如社客就禽諸郡可傳檄而定諸將尚遲疑渾乃決行果禽社客斬首送洛陽海隅清定天平初丁母憂行喪冢側殆將滅性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使還爲東郡太守以贓賄徵還齊文襄王使武士提以入置諸庭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邪文襄笑而舍之齊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太常邢劭爲少師吏部尚書楊愔爲少傅論者榮之以參禪代儀注賜爵涇陽縣男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邢劭崔陵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嘗謂魏收曰彫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

我尋除海州刺史後土人共圍州城城中多石無非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夏旱涸竭渾齋戒朝服而祈焉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應時駭散渾捕斬渠帥傳首鄴都渾妾郭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卒于鄴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襲爵涇陽男渾與弟繪緯俱爲聘使主湛又爲副使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未踰晦朔遂通急就章內外以爲非常兒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雋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後敕撰五禮繪與太原王又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爲錄議簡舉可觀歷中書侍郎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爲羣

僚之首音詞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文襄益加敬異又掌儀注武定初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梁武問高相今在何處黑獺若爲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敷對明辯梁武稱佳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前後行人皆通啟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鬪俱死於郡西咸以爲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獸因鬪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陽舊多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瀛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爲繪立碑於郡街神武東巡郡國在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郎中陳元康喻慰之河間太守崔謚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

便入海下官膚體疎嬾手足遲鈍不能逐追飛走遠事佞人時文襄使暹選司徒左長史暹薦繪旣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及文襄嗣業普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與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至補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司馬文襄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爲三公莫學侯景叛也及文宣嗣事仍爲丞相司馬天保初除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趣事權門以此久而沈屈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景子君道有父風繪弟緯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晚不逮之位中散大夫聘梁使主侍中李神儁舉緯尚書南主客郎緯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爲稱職鄴下爲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齊文襄攝選以緯爲司徒諮議參軍謂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梁謝蘭來聘勞之蘭問安平諸崔緯曰

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緯常逸遊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絕塵之意使還除太子家令卒齊初贈北徐州刺史謚曰文

璨字世顯靈弟趙郡太守均之子也身長八尺五寸容貌魁偉受學於梁祚位中書郎雅爲高允所知初宋徐二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迎之獻文復以璨參二府軍事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遂不降宋將張永沈攸之等先屯下礚元令璨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說安都卽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尅退還璨勸元乘永永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於是遂定淮北加璨寧朔將軍與張謙對爲兗州刺史安帖初附以參定徐州功賜爵始豐侯卒謚曰懿子元茂襲爵元茂以寬雅著稱位司徒司馬彭城鎮副將人吏安之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謚曰順子秀之字鳳起襲爵位尚書都官郎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子羽弟子岳字鳳時秀之等竝早孤事母孝謹兄弟容貌竝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鳳昇子道宗位直閣將軍道宗弟德林司徒中兵參軍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後兼定州大中正受鄉人財貨爲御史所劾除名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祿勳與游肇往復肇善之卒於幽州刺史遺令薄塋贈齊州刺史謚曰惠子籍之字修遠性謹正粗涉書史位司徒諮議參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卒贈定州刺史子徹仕齊位尚書左丞徹子純隋開皇中爲介州長史

純子德饒字世文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弱冠仕隋爲校書郎仍直

海華上宮補議
宣之制以五字爲
十字

德林魏作
道林

三字行

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權貴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冤枉褒孝悌雖位秩未通德行爲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褰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揚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爲孝敬村里爲和順里後爲金河縣長未之官屬羣盜蠶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勃海有敕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奏曰若德饒來者卽相率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諸賊至寇氏會佗賊攻陷縣城見害其弟德侶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侶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見許因贈子崇官令德侶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徹弟公緒

公緒字穆叔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爲冀州司馬屬疾去官絕迹贊皇山齊天保初以待御史徵不就公緒沈冥樂道又不閑時務故誓心不仕尤明天文善圍緯之學嘗謂子弟曰吾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終四七及齊亡歲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禮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記八卷趙語十二卷竝行於世公緒旣善陰陽之術有祕記傳之子孫而不好焉臨終取以投火子少通有學行公緒弟槩字季節少好學然性倨傲每對諸兄弟露髻披服略無少長之禮爲齊文襄大將軍府行參軍進側集題云富春公主撰開緩不任事每被譏訶除殿中侍御史修國史後爲太子舍人

爲副使聘于江南江南多以僧寺停客出入常袒露還坐事解後
卒於并州功曹參軍撰戰國春秋及音譜並行於世又自簡詩賦
二十四首謂之達生丈人集其序曰達生丈人者生於戰國之世
爵里姓名無聞焉爾時人揆其行已彊爲之號頗好屬文成輒棄
稿常持論文云古人有言性情生於慾又曰人之性靜慾實汨之
然則性也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
性嗜慾是也故爲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情性之辯斷焉殊異故其
身泰則均齊死生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以養情否則屏除愛著
澹然枝體收視反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樂而無染遭厄窮而不
悶或出人間或栖物表逍遙寄託莫知所終

李順字德正鉅鹿公靈之從父弟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
城令道武定中原以爲平棘令平贈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

史有計策神瑞中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從征蠕蠕以籌略賜
爵平棘子太武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
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前驅之事何如浩曰順智足周務實如
聖旨但臣與之昏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就去不可專委帝乃止
初浩弟娶順女又以弟子娶順女雖昏媾而浩頗輕順順又不伏
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万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多後征統
万昌出逆戰順破其左軍及尅統万帝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
唯取書數千卷帝善之遷給事黃門侍郎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
三秦平進爵爲侯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
帝欲簡行人崔浩曰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順卽其人也
帝曰順納言大臣不宜方爲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
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帝從

之以順爲太守策拜蒙遜爲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四州
諸軍事長安鎮都大將軍寧西將軍開府進爵高平公未幾徵爲四
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使涼蒙遜辭疾箕坐隱几無起動狀
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握節而出蒙遜使中兵
校郎楊定歸追順曰太常云朝廷賜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
曰爾拜爾跽而不承命乃小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周公賜胙命曰伯舅無拜而桓公降而拜受今朝廷未有
不拜之詔而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蒙遜拜伏盡禮順還帝
問與蒙遜往復辭及其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
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但前歲
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臣不信於是而甚以
臣觀之不復周矣帝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襲世之後早晚當

滅對曰臣略見其子竝非才俊如聞燉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
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帝
曰朕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爲晚及蒙遜
死問至太武謂順曰卿言蒙遜死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
尅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寵待彌厚政無巨細
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二回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數
與順遊宴頗有悖言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
不聞又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在涼州詔追之順受蒙遜金聽
殺之浩竝知之密言於帝帝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
帝問以將平河右計順以人勞旣久不可頻動帝從之五年議征
涼州順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以爲宜征帝從浩議及
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

驗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而聽其殺曇無讖益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尚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傑發其事浩又毀之帝大怒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爲太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至此由浩遂殺卿從兄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獻文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長子敷字景文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爲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竝以聰敏內參機密敷性謙恭加有文學文成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賜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祕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以彭城懸瓠降于時朝議謂未必可信敷乃固執必然乃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旣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餘人弟奕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隱罪二十餘條獻文大怒皇興四年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爲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爲北州所稱美旣致斯禍時人歎惜之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敕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啟然後度之旣而使人卒至始云南過旣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子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爲伯拜祕書中散雅爲孝文知賞後拜趙郡太守趙修與其州里修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憲不爲屈時人高之後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正光五年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孝昌中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

南大都督及梁平北大將軍元樹等來寇憲力屈而降因求還國
既至敕付廷尉憲女婿安樂王監據湘州反靈太后謂監心懷劫
脇遂詔賜憲死永熙中贈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曰文靜
子希遠字景冲早卒希遠子祖悛襲祖爵希遠弟希宗字景玄性
寬和儀貌雅麗有才學位金紫光祿大夫齊神武擢爲中外府長
史文宣帝納其第二女爲皇后位上黨太守卒贈司空公殷州刺
史謚曰文簡希宗長子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文學足以自通
位齊州刺史淫於從兵妻見殺祖昇弟祖勳位給事黃門侍郎齊
文宣以其女爲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陽郡王尋改封公濟南卽
位除趙州刺史濟南廢還除金紫光祿大夫大寧中昭信后有寵
於武成除齊州刺史賊賄狼籍坐免官復起爲光州刺史祖勳性
貪慢兼其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媪母元氏卽祖
勳妻姨爲此附會又除西兗州刺史殿中尚書祖勳無才幹自少
及長居官無可稱述卒贈尚書右僕射武平中將封后兄君璧等
爲王還復祖勳王爵其弟祖欽封竟陵王位光祿卿祖勳第三弟
祖納兄弟中最有識尚以經史被知卒於散騎常侍希宗弟希仁
字景山有學識卒於侍中太子詹事子公統仕齊位員外郎高歸
彥之反公統爲之謀主歸彥敗伏法其母崔氏當沒官其弟宣寶
行昧改籍注老事發武成帝梟殺之肝腦塗地希仁弟騫字希義
博涉經史文藻富瞻位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尚書左丞以本官
兼散騎常侍使梁後坐事免論者以爲非罪騫嘗贈親友盧元明
魏收詩云監河愛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蓋
失職之志云後除給事黃門侍郎卒其文筆別有集錄齊受禪贈
儀同三司謚曰文惠騫弟希禮字景節性敦厚容止樞機動遵禮

度起家著作佐郎修起居注歷位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行魏尹事豫州刺史仍居議曹與邢邵等議定禮律卒於信州刺史

子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仕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與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昂昂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對曰禮雖不肖請附子臧昂握手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遠至簡靜不妄通接賓客射策甲科拜給事中稍遷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李勣使陳孝貞從姊則昭信皇后從兄祖勳女爲廢帝濟南王妃祖欽女一爲後主娥英一爲琅邪王儼妃祖勳叔騫女爲安德王延宗妃諸房子女多有才貌又因昭信后所以與帝室姻媾重疊兄弟竝以文學自達恥爲外戚家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昏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武平中出爲博陵太守不得志尋爲司州別駕後

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假儀同三司以美於詞令敕與中書侍郎李若李德林別掌宣傳詔敕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小典祀下大夫宣帝卽位轉吏部下大夫隋文帝爲丞相孝貞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屬諱於是稱字元操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人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候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後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令李德林參典文翰元操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敕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元玉元操弟孝基亦有才學風詞甚美以衛尉丞待詔文林館位儀曹郎中孝基弟孝俊太子洗馬孝俊弟孝威字季重涉學有器幹兄

弟之中最爲敦篤位太尉外兵參軍修起居注仕隋禮部侍郎大理少卿式弟奕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藝位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敦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奕兄弟及誅李訢存問憲等一二家歲時賜以布帛奕弟罔字道虔少爲中散逃避得免後歷位度支尚書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幸長安罔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勸帝去洛陽都之後孝文引見罔笑謂曰昔婁敬一說漢祖卽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罔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籍嶮以自固婁敬之言符於本旨今陛下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帝大悅罔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駁公卿無所迴避百寮皆憚之孝文常加優禮每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卒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累遷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順弟修基陳留太守卒子探幽高平太守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李孝伯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曾少以鄭氏禮左氏春秋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竝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敬叔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道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郡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栗其見憚如此卒贈荊州刺史栢仁子謚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太武徵爲中散謂曰真卿家千里駒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散騎侍郎光祿大夫賜爵魏昌子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

太武南伐宋安
徐州刺史武
主統遣河平侯
蕭瑒前軍擊破
魯廣之弟太尉江
王義恭率眾赴
彭城太武去蕭城
則得蕭瑒一語
宋瑒又于蕭瑒
所到之處皆徐
州刺史武安北并
江夏武陵若如北
則其北不知所指何
則其北不知所指何
則其北不知所指何
則其北不知所指何

切祕時人莫能知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真君末宋文帝聞車駕南伐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眾赴彭城太武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其俘蒯應至小市門宣詔勞問義恭等問應士馬數曰中軍四十餘萬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帝明且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主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縱為隣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隣國之臣又何至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營壘未立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且閉城待彼休息兵士然後共修戰場尅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何用廢橋杜門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既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帝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駿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為人暢曰魏帝為人以為往來所具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帝大喜進爵宣城公為使持節散騎常侍秦州刺史卒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景穆曾啟太武廣徵俊秀帝曰朕有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為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重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事

縱字短

有所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
家人不見公廷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
是非終不抑折及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已善故衣
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謀謨咸出孝伯太武寵眷有
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元時人莫得而知卒之
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江南齊武帝謂曰北
有李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此其妻崔曠女高明婦人
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
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
安人安上竝有風度安人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無子爵除安上
鉅鹿太守亦早卒安人弟豹子後追理先封卒不得襲孝伯兄祥
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位中書博士時尚書韓元興率衆出

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陳汝淮北之人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
之竟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太守流人歸者萬餘家百姓
安業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徵拜中書侍郎人有千餘上書乞
留數年朝廷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子安世幼
聰悟興安二年文成帝引見侍郎博士子簡其秀雋欲以爲中書
學生安世年十一帝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有次第
卽以爲生帝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
富貴天安初拜中散以謹慎帝親愛之累遷主客令齊使劉纘朝
貢安世奉詔勞之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
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
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
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

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與番禺耳時每有江南使至多出
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
肆問價續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
玉所以同於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
續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人困饑流散豪
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陳均量之制孝文深納之後均田之制
起於此矣出爲相州刺史假趙郡公敦農桑斷淫祀西門豹史起
有功於人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
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擿親往
討之大爲波敗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語曰李波小妹字
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
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侄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州內肅然病
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
公主生二子謚郁瑒字琚羅涉獵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
當世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友時人多絕戶爲沙門瑒上言三
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情
而肆其向法之意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
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爲謗毀佛法泣訴
靈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
出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謗靈太后雖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
意猶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爲統軍瑒德洽
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
瑒至拊其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
公騎寶夤啟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啟

為中書侍郎還朝除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河陰遇害初贈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後又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倣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為老博士也與弟謚特相友愛謚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

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謚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竝不就唯以琴書為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辯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

考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通人之論也

論明堂制度業數言其然不其分明其辭甚顯明堂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

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令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不達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

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
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
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
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
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
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
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
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
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
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
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
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
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右左
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
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旣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
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
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
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旣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
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
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
宜朔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
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

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旣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介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旣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由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于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員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髻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介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

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窗若爲三尺之戶二尺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簞門圭窬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旣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卽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几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旣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文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

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卽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謚十歲喪父

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卽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有十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豪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迹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曙盛暑通霄雖仲舒不闕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謚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有求官者答云

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序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文典與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謐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闕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郁字永穆好學沈靖博通經史爲廣平王懷友深見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

率不講說其朝夕教授唯郁而已謙虛寬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於顯陽殿講禮記詔郁執經郁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孝武及諸王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都督定州刺史

謐子士謙字子約一名容郎髫鬣喪父事母以孝聞母嘗歐吐疑中毒因跪嘗之伯父瑒深所嗟尚每稱此兒吾家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

酒固辭得免刺史高元海以禮再致之稱爲菩薩隋有天下畢志
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罇俎
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
不沈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曰孔子
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
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旣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
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疎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
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鬪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
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
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
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
與鄉人董震因鬻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

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速去無爲吏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後
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
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責家爲設酒食對之燔
契曰責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責家爭來償士謙
拒之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
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糧種子分給貧乏趙
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也仁心感物羣大生子
交共相乳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
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
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
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邪
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

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鮌爲黃熊
杜宇爲鸚鵡褒君爲龍牛哀爲猛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獫彭生爲
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龜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
書生爲蚺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
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
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曰
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時爲詠懷詩
輒毀其本不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
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贓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
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則其一趾再犯者斷
其左腕流刑則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
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則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
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安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
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政體隋開皇八年終于家趙州
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今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
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
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所
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
奪其志哉乃散粟五百石以賑窮乏免奴婢六十人案趙郡李氏
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
四世孫恢字仲興漢桓靈閒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
義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竝仕晉平字伯括爲樂平太守機
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竝尚書郎兄弟皆以
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于平棘南

有男子五人輯晁茱勁獻輯字護宗晁字仲黃茱字季黃勁字少黃獻字幼黃竝以友悌著美爲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二子慎敦晁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御史四子盛敏隆喜獻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克其後慎敦居栢仁子孫甚微義南徙故壘世謂之南祖勗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爲目蓋自此也義字敬仲位司空長史生東宮舍人吉字彥同吉生尚書郎聰字小時聰生真字義深事列于後勗字景賢位頓丘太守勗生趙郡太守頤字彥祖頤生勰系曾各有令子事竝列於前盛位中書郎三子續襲閣續字緯業位太尉祭酒生四子誕休重苞誕字紹元假趙郡太守生四子建追確龜龜字神龜位州主簿生二子鳳林秀林

李喬字伯徽伯父秀林小名榼性溫直太和中中書博士爲頓丘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抑彊扶弱政以嚴威爲名以母憂去職後爲司徒司馬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卒贈齊州刺史喬出後伯父鳳林孝昌中爲定州鎮軍長史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喬潛引洛周州遂陷沒洛周特無綱紀至于市令驛帥咸以爲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喬定州王洛周尋爲葛榮所滅喬仍事榮尒朱榮禽葛榮遂繫喬及高昂薛修義李無爲等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天平初以齊神武大丞相諮議參軍參定策功封固安縣伯爲候衛大將軍陝州刺史及周文帝攻尅州城見害東魏贈尚書令司徒定州刺史子旦襲子旦弟子雄子雄少慷慨有大志陝州破因隨周軍入長安家世竝以學業自通子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素業子雄曰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功業者鮮矣旣文且武兄

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仕周累遷小賓部後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
芒山諸軍大破子雄所領獨全累遷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道破
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卽位行軍總管韋孝寬略定
淮南拜亳州刺史隋文帝總百揆徵爲司會中大夫以淮南功加
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及晉王廣出鎮并州
以子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曰吾兒旣少卿兼文武之才
今者推誠相委吾無北顧憂矣子雄頓首流涕誓以效命子雄當
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色王甚敬憚吏人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
嗣裔從祖詵字令世誕弟休之子也休字紹則散騎常侍詵與族
兄靈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徵士頌詵位中書侍郎京兆太
守詵從祖弟善見位趙郡太守善見子顯進位州主簿濮陽太守
顯進子暎字暉道位相州中從事步兵校尉贈殷州刺史暎子普

濟學涉有名性和韻位濟北太守時人語曰入麤入細李普濟武
定中位北海太守暎弟育字仲遠位相州防城別將以拒葛榮之
勲賜爵趙郡公後除金紫光祿大夫卒贈都官尚書謚曰貞子愔
襲與從父兄普濟竝應秀才舉時人謂其所居爲秀才村愔位太
子舍人愔族叔肅字彥邕位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左
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處爲紹求福故紹
愛之薦爲黃門郎性酒狂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侍飲頗醉言
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爲有司彈劾太后怒之卒於夏州刺
史肅從弟暎字景林有學識位廷尉少卿贈齊州刺史謚曰宣子
慎武定中位東平太守暎從弟仲旋司徒左長史恒農太守先是
宮牛二姓阻險爲害仲旋示以威惠卽竝歸伏累遷右光祿大夫
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旋爲營構將進號衛大將軍出爲兗州刺

正史凡避諱改字皆
不注明其故獨于李
暹傳始平太守下
注三名犯太祖元皇
帝諱則是本名炳
也他皆不注不可知
其何例

史還除將作大匠所歷並著聲績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
州刺史子希良侍御史煥字仲文小字醜瓌中書侍郎盛弟隆之
後也隆字太彛位阜城令隆生幕縣令謀謀生始平太守景名犯
太祖元皇帝諱景生東郡太守伯應伯應生煥煥有幹用與酈道
元俱為李彪所知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煥以書侍御史與
任城王澄推究之煥先驅至州宣旨曉諭乃執泰等景明初齊豫
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煥以司空從事中郎為軍司馬與楊
大眼奚康生等迎接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及荆蠻擾動救煥
兼通直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梁州刺史時武興氏楊集
起舉兵作逆敕假煥平西將軍督別將大破集起軍又破秦州賊
呂苟兒及斬氏王楊定還朝遇患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昭子密字
希邕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療之不愈乃精習經方洞閑針藥

魏作楊定

神武起其
相府記
相府司
除齊州刺
史

母疾得除由是以醫術知名屬余朱兆弒逆與勃海高昂為報復
計後從神武封容城縣侯位襄州刺史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字令才位中書侍郎父紹字嗣宗殷
州別駕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胸險峭時人語曰斂戟森森李義
深初以殷州別駕歸齊神武再遷鴻臚少卿見余朱兆兵盛叛歸
之兆平神武恕其罪遷齊州刺史好利多所受納轉行梁州刺史
為陽夏太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卒於禁所子駒駘有才
辯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陳人稱之後為壽陽道行臺左丞與
王琳同陷陳周末逃歸隋開皇中為永安郡太守絳州刺史卒子
政藻明敏有才幹駒駘沒陳政藻時為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
便謝病解職居處若在喪禮人士稱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
郎卒於宣州長史駒駘弟文師歷中書舍人齊郡太守義深弟同

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兼該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舉秀才再遷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子博士與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豫席兼遣其朝士議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為善盧景裕卒齊神武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為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為倦卒時人傷惜之神武亦嗟悼之贈瀛州刺史謚曰康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以貪汙棄市幼舉弟之良有幹用位金部郎中

之良弟幼廉少寡欲為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彊付輒擲之地州牧以其蒙幼而廉故以名焉性聰敏累遷齊文襄驃騎府長史文襄薦為濟州儀同府長史又遷瀛州長史齊神武行經異部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戶口增損

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幼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為諸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仍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是時諸人竝謝罪幼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神武還并州以告文襄文襄喜謂人曰吾是知人矣文襄嗣事除霸府掾時以并州王政所基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納後因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處李幼廉即其人也遂命為并州長史常在文襄第內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為館客天保初除太原郡太守文宣嘗與語及楊愔誤稱為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累遷太僕大司農二卿趙州大中正大理卿所在稱職後主時和士開權重百寮盡傾幼廉高揖而已由是出為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橫歷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挺妓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罷還

齊書文宣與語政
幼廉意深文峻
幼廉固以為非文宣不
復因其誤稱楊公而
為之正史則上語若專
為誤稱而後出之非

鄴祖孝徵執政求紫石英於幼廉以其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好者固請乃與二兩孝徵有不平之言或以告幼廉幼廉抗聲曰李幼廉結髮從宦誓不曲意求人天生德於予孝徵其如予何假欲挫頓不過遣向并州耳時已授并省都官尚書辭而未報遂發敕遣之齊末官至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獨不霑此例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覺爲榮卒贈吏部尚書義深族弟神威幼有風裁家業禮學又善音樂撰集樂書近百卷卒於尚書左丞又有李羲字彥鴻世居栢仁弱冠以文章知仕齊位東平太守後待詔文林館除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梁晚節頗以貪酒爲累貧無居宅寄止佛寺中常著巾帔終日對酒招致賓客風調詳雅羲從兄子朗才辭羲之亞兼有吏能位中書舍人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觀夫李靈兄弟竝有焉靈則首應弓旌道光師傅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各能克廣門業道風不殞餘慶之美豈非此之謂乎至如元忠之倜儻從橫功名自卒季初之家風素業昆季兼舉有齊之日雅道方振憲之子弟特盛衣纓豈唯戚里是憑固亦文雅所得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謚之高逸固可謂世有人焉義深弟兄人位兼美子雄才官不替門緒茂矣

北史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游雅

從祖弟明根
明根子肇

高閭

趙逸

兄子琰

胡叟

胡方回

張湛

段承根

宗欽

闕駟

劉延明

趙柔

氏

索敞

宋繇

曾孫遊道

江式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使宋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雅性剛鷷好自矜誕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於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入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其貴已賤人以此類也允著微士頌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悉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祖鱗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明根幼年遭亂為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壺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鎮將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游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為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擢為中書學生性寡欲綜習經史文成踐詐為都曹主書帝以其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安樂侯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獻文時累遷東兗州刺史封新泰侯為政清平孝文時為儀曹長清約恭謹號為稱職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為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殷勤仍為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行禮

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賜布帛等歸本部又賜安車兩馬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優詔賜以穀帛敕太官備送珍羞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卒於家宣武弔祭贈賵甚厚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字伯始孝文賜名焉博綜經史孝文初爲內秘書侍御中散稍遷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表諫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孝文欲令祿養出爲本州南安王禛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績以父憂解任復授黃門侍郎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歷太府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宣武之舅百寮懾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執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盧和之在胸山也肇諫曰胸山蕞爾僻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爲利如聞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帝將從之尋而和敗遷侍中梁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州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以爲不宜勞師爭海島之地帝不納及大將軍高肇伐蜀肇又陳願俟後圖又不納明帝卽位遷中書令相州刺史有惠政再遷尚書右僕射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迴撓

閻所止諸未大抵領
揚之語然其未歸
范德隆戰事頗有
長者風北史太略
孝文與閻往復語
非史則削太多亦失
其意
閻又有論淮南脩城
置鎮表亦宜略載之

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元又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
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為不可終
不下署卒謚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善周
易毛詩尤精三禮為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啟凡七十
五篇謙廉不競曾撰儒碁以表其志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為
廷尉時宣武嘗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
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明帝初近侍羣官預在奉迎者自侍
中崔光以下竝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
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才學
襲爵新泰伯位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明帝以肇昔辭文安之封
復欲封祥祥守其父志卒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
封祥高邑縣侯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高閻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也五世祖原晉安北將軍上谷太守關
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各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位陳留
王從事中郎閻貴乃贈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閻早孤少好學博綜
經史下筆成章少為車子送租至平城修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
使為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閻諸車子皆驚閻本
名驢浩乃改為閻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為中書侍郎文成崩
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閻與中書令高允入
禁中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以功
進爵為侯獻文即位徙崇光宮閻表上至德頌高允以閻文章富
逸舉以自代遂為獻文所知參論政事永明初為中書令給事中
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閻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
三年出師討淮北閻表諫陳四疑請時速返旆文明太后曰六軍

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
斷祿閭表以爲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詔從閭
議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辯忠佞閭曰佞者飾知以
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而異
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
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
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也閭
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迹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爲佞也子綦若
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閭對後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
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
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人未知戰
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賞

雖觀作

罰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尅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
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
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竝至奔則與
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
儵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
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
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
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
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
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
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
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

信原句擬

苑觀作地

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
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
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
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
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往來俱送鎮北至八月
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決
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
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
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軍糧一月不
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
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發城觀敵以逸待勞其
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遣
其利五也孝文詔曰比當與卿面論又詔閭爲書問蠕蠕時蠕蠕
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帝曰卿職典文辭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
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
其子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
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免冠謝罪帝曰蠕蠕使牟
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
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事及還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書可明牟
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大饗羣官孝文親舞於太
后前羣臣皆舞帝乃長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
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
敦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帝大悅又議政於皇信
堂閭曰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自

萬人魏作
往來魏作
作來

魏改

揆願終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對曰刑制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帝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其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爲政何者爲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後詔閻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粟牛馬等遷都洛陽閻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帝頗嫌之雍州刺史曹武據襄陽請降車駕親幸懸瓠閻表諫洛陽草創武旣不遣質任必非誠心帝不納武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車駕還幸石濟閻朝於行宮帝謂曰朕徃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遂至淮南而彼諸將竝列州鎮至無所獲實由晚一月日故耳閻曰古攻戰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征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良由兵少故也今京邑甫爾庶事造勑願陛下當從容伊瀍使德被四海帝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閻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封禪今雖江介不賓然中州地略以盡平豈可聖明之辰而闕盛禮帝曰荆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閻以江南非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帝曰淮海唯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孝文頻幸其州館下詔褒揚之閻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閻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從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兼行恩法竝舉閻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政體不便表宜復舊帝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事駕南討漢陽閻上表諫求廻師帝不納漢陽平賜閻璽書閻上

表陳謝宣武踐阼閭累表遜位優詔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使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東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帝爲之流涕優詔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寮餞之猶羣公之祖二疎也閭進陟北芒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卒於家謚文貞閭好爲文章集四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閭強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賄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子元昌襲爵位遼西博陵二郡太守閭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閭早卒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父昌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後爲赫連屈丐所虜拜著作郎太武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子雲美新固宜容之帝乃止歷中書侍郎赤城鎮將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爲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歿於氏氏王楊難當稱藩太武以溫爲難當府司馬卒於仇池令溫子琰字叔起初符氏亂琰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敕留輕糶嘗送子應冀州娉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羊辭不食遣人買糶乃得利六糶卽命送還乃至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

委之而去初爲兗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冀乃絕鹽粟斷諸餽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應弟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胡斐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爲西夏著姓斐少聰慧年十三辯疑釋理鮮有屈焉學不師受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焉好屬文旣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茂時彥時斐不足斐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斐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主人賦韋杜二

主人魏作至主人家此

族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異其筆斐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頗相禮接授斐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斐隨入蜀時蜀沙門法成率僧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帝惡其聚衆將加大辟斐聞之卽赴丹陽啟申其美遂免復還蜀法成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斐一無所受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斐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暗排疎賓直途旣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鮓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鮓之有斐曰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闕也歲餘牧犍破降斐旣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

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
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文成時召叟及舒竝使作檄檄宋蠕蠕
舒文劣於叟尋歸家不事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爲恥養子字螟
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牝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
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
也尚書李敷嘗遺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
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
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
謂曰李子今若相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許也譏其唯假成
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當祭
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
侯法儁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

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武河東裴
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
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
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
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然察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
醢醬調美見其二妾竝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直
十餘匹贈之亦無辭免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祇仰
其德歲時奉以布麻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卒無子無家人
營主凶事胡始昌迎殯之于家塋於墓次卽令弟繼之襲其爵復
始男武威將軍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其存往來乃
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爲非必敦哀疎也緣求利品秩也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也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仕赫連屈丐

爲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爲屈丐統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太武破赫連昌方回入魏未爲時知後爲北鎮司馬爲鎮修表有所稱薦帝覽之嗟美問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竝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深泉人也魏執金吾恭九葉孫爲河西著姓祖質仕涼位金城太守父顯有遠量武昭王據有西夏引爲功曹甚器異之嘗稱曰吾之臧子原也位酒泉太守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遜位兵部尚書涼州平拜寧遠將軍賜爵南浦男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燉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竝有雋才見稱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解注故爲之解其見

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立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薦爲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贈浩詩頌多歲規之言浩亦欽敬其志每常報答極推崇之美浩誅湛懼悉燒之閉門却掃慶弔皆絕以壽終兄銑字懷義閑粹有才幹仕沮渠蒙遜位建昌令性至孝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崔浩禮之與湛等卒於征西參軍懷義孫通字彥綽博通經史沈冥不預時事頓丘李彪欽其學行與之遊欵及彪用事言於中書令李冲冲召見甚器重之太和中徵中書博士中書侍郎永平中又徵汾州刺史皆不起終於家通四子徹麟儉鳳皆傳家業知名於世徹字方明位侍中衛尉卿封西平縣公子敢之襲位太中大夫樂陵太守麟字嘉應位廣平太守儉字元慎位涼州刺史鳳字孔鸞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著五經異同評十卷爲儒者所稱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頰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馬騰虛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仕乞伏熾盤爲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熾盤子慕末襲位政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慕容瓚內附暉與承根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云置金於馬鞞中帝密遣示之果如告者言斬之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爲燉煌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疎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與同郡陰仲達俱被浩引以爲俱涼土文華才堪著述言之太武竝請爲著作郎引與同

事世咸重承根文而薄其行甚爲燉煌公李寶所敬待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有儒者風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箴太武平涼州入魏賜爵臥樹男拜著作郎與高允書贈詩允答書并詩甚相褒美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闕駟字玄陰燉煌人也祖倬父玖竝有名於西土玖位會稽令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土朗易傳撰十三州志沮渠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事損益拜祕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臺遷尚書及姑臧平樂安王丕鎮涼州引爲從事中郎王薨還京師家甚貧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

乃飽卒無後

劉延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梁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晷白日且然夜何休息延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

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管注記繁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時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竝以文學見稱每巾衣而入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風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太武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延明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韭谷窟疾卒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延明河右碩儒今子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樂平王從事中郎燉煌劉延明著業涼城遺文在茲如或愆釁當蒙數世之宥況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阜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歎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敦化厲俗於

是乎在詔曰太保啟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
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爲
金部郎太武平涼州內徙京師歷著作郎河內太守甚著信惠柔
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緡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
柔鏹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
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
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隴西王源賀採佛
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爲當時俊僧所欽味
又憑立銘讚頗行於世子默字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也爲劉延明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延明業
涼州平入魏以儒學爲中書博士京師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
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以喪
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卒官
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謚詔贈涼州刺史謚曰獻初敞之在涼州與
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屈上谷困不前
達士人徐能抑掠爲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對泣而別敞爲
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芸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
鄉人欽焉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也世仕張氏父僚張玄靚武興太守繇生而
僚爲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
喪過禮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
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
經史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爲中散騎常侍以業無遠

略西奔梁武昭王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雖兵革閒講誦不廢每聞
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
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
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蒙遜將死
以子牧犍託之牧犍以為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太武拜
繇河西王右丞相錫爵清水公及平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恭
公長子巖襲爵改為西平侯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
郎卒贈咸陽太守蔭子季預性清嚴居家如官位勃海太守子遊
道遊道弱寇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
叔父別居叔父為奴誣以構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
深北伐請為鎧曹及為定州刺史又以為府佐廣陽為葛榮所殺
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為訴得釋與廣陽子迎喪返墓中

魏作相字
季預北史
去雅字季

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
道孝莊即位除左兵中軍為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
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
頻有表云偽梁廣發士卒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
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
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
書令臨淮王彧即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
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
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為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彧
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
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琚已下百餘人竝皆聞
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

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
建旗往討趣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寇冕百寮乃欲爲私害政爲
臣此言或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
嘉勞之或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
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
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
也固大癡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齊神武自
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邪嘗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
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
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
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
與之相似於是啟以遊道爲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
爲御史中尉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
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
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
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
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竝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
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
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
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
反誣遊道厲色挫辱已遂枉拷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
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僞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
所不容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
朝士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諂言肆其姦詐空識名義不

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
無忌諱毀譽由已曾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
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又左外郎中魏收道牒云局內降
人左澤等爲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
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爲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
格依事請問遊道竝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
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
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賊汙
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
是時朝士皆忿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
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
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

念當作分

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他經略不忍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爲

他經略句疑
魏作不爾也
經略殺卿
平陽公爲中
尉句疑

大行臺吏部又以爲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爲中尉遊道以
諮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
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遊道收
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
將爲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
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
東萊王道習叅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
文襄怒收遊道辯而判之曰遊道稟性獷悍是非肆已吹毛洗垢
創疵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
方共道習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
吏欲爲脫枷遊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

辯者作封
是

之遊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與少府覆檢主
司盜截得鉅萬計姦吏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
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
素又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謚曰貞惠游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
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
兗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子貞預建義勲意
將含忍遊道疑陳元康爲其內助密啟云子貞元康交遊恐其別
有請屬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子貞又兗州人爲遊道
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遊道別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
朝士甚鄙之然重交遊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
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營視爲司
州綱紀與牧樂昌西河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
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
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旣而獎爲河南尹辟游道爲中正使者相
屬以衣帟待之握手歡謔元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
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游道爲獎訟寃得雪又表爲請贈回已考
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劉廐結交託廐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劉廐
伏法於洛陽粹以徐州叛官軍討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
告市司得五百匹後聽收游道時爲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
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
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游道立理以抗之旣收粹尸厚加贈遣李獎
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命其末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
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依如此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
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

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游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游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恒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爲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爲刺史珽奏以士素爲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典機密士約亦爲善士官尚書左丞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也六世祖瓊字孟暹晉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強字文威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拜中書博士卒贈燉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爲祕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初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宜之王迹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蒼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

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則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

漢八體中皆無古
主居攝始有古史

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平北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子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

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
 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
 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
 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
 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
 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開古
 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
 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
 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竝號能篆當
 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為
 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
 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老篆意也悅弟靜

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為
 一篇而文字與兒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章魏承百王之
 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
 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
 為歸巧言為辯小免為駭神蟲為蠶如斯其衆皆不合孔氏古書
 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真不惆悵焉嗟夫文
 字者六籍之宗玉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令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
 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衛覲古篆之法倉
 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竝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
 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
 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
 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

從父兄下
有應元

此章獨不及之

是籍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輒求
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
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
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復重統為一
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
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竝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
也脫蒙遂許與省百代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
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令
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誣議疑隱廢無紕繆所撰名
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併就太常與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
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
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正光中兼著作郎卒

官贈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
先是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在東宮敕法會侍書
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
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有乞言之重抑乃曠
世一時肇旣聿修克隆堂構正清梗槩顛沛不渝辭爵王幼之年
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臣其風固已遠矣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
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見重明主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趙逸
文雅自業琰加之孝義可謂世有人焉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
亦一代之異人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闕駟劉延明趙柔索敞皆
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
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繇處屈能申終致顯達遊道剛直自立

祖文宗三
字行

任使爲累江式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北史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王慧龍 玄孫松年
五世孫劬

鄭羲 孫述祖 從曾孫道邕 道邕子譯
譯叔孫儼 儼族孫偉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爲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不爲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僧彬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忽忽疑爲王氏子孫彬稱爲受業者乃免旣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荊州前中從事習辟彊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彊與江陵令羅修前別駕劉期公土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爲盟主尅日襲州城而宋武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爲荊州衆遂不果羅修等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

魏書卷之三十五

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渾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卽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旣昏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驢鼻江東謂之驢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慧龍由是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傅領并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劔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爲善政其後宋將到彥之檀道濟頻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羸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宋文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宋文計旣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爲反間來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

魯宗之資給慧龍送度江遂奔姚興自言也如此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渾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卽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旣昏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驢鼻江東謂之驢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慧龍由是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傅領并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劔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爲善政其後宋將到彥之檀道濟頻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羸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宋文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宋文計旣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爲反間來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

後字似行遊妻浩女
寶興與浩弟浩女則
妻正寶興從母
或字誤

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創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鹵又何憂於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真君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軍武牢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羈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場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慙后土修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歿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曄等申

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荊州刺史謚穆侯吏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讚之呂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襲爵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爲親及昏浩爲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遐妻時官賜度斤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州辟中從事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襲爵封長社侯龍驤將軍卒子瓊襲爵瓊字世珍孝文賜名焉太和九年爲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爲伯帝納其長女爲嬪拜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爲光州刺史有受納響爲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兗州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沈滯所居在司空

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隣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屈抑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女卒哀慟無已瓊仍塋之別所冢不卽塞常於曠內哭泣久之乃掩當時深怪之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卽以誕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黃閣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瓊乃下崇儉而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嘗盛服寵勢亦不足恨領軍元又使奴遺瓊馬瓊并留奴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爲黃門郎故有此授卒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采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爲孝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業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琅邪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始作黃門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弟竝交遊時俊乃爲當時所美及介朱榮入洛兄弟在父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議者惜其人才而譏其躁競贈并州刺史著三晉記十卷子松年少知名齊文襄臨并州辟爲主簿累遷通直

此物者北史不削一筆
子此等好言符瑞故
馬

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使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
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
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
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
無改辭吐諧韻宜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
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必流涕朝士
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
高邑縣幹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
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二子劼最知名
劼字君懋少沈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
孝徵魏收楊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亡討閱不能得問劼劼具
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
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隋文帝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
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爲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
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劼以上古
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
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
晉時有人以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
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
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
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
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王食厨不
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劼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
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

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以爲已瑞改元年曰
河清是月至尊以太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
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必先見於河河者取濁未能清也
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啟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
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地數旣得受命之辰允當
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恣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
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
楊樹之形黃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下卜楊興安邑掘
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
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
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
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

大周村有龍鬪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滎陽汴水北有龍鬪
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
龍乘雲而至雲雨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墜地
謹案龍象也前鬪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鬪之歲爲亳
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鬪於滎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
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至崇陽
門也西北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
殺皆感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
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鬪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爲大隋
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爲商也
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
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

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熒陽龍鬪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爲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白色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勝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爲除凡鬪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于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于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蓋知泰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會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毫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昔爲陳留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爲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栢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栢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栢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枝如繖聖王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栢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效果行考校衆事太平王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當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蔥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衛園中蔥皆變爲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劾復上書曰易乾

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蕃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隨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卽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蕃決難解者明當時蕃彰皆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命登九五之位帝王拘人以禮係人以義也拘人以禮係人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亨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隨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后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貧之當爲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卽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也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

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騶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爲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騶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美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安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典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行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隨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爲安率者安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安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彼二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教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常通紀二篇大陳

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於隋也上大悅以劭致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却非虬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皆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日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月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楊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竝蓋明長久吉慶也劭復廻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人間歌謠引圖書織緯依約符命摺摭佛經撰爲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及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卽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有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

至尋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
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鍾聲二百餘響者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
覽之且悲且喜時屬王秀以罪廢上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
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二十五子
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
上然其言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乃得
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
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入扶持實爲長壽之徵上聞
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
不忍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曰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
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蜡殺石厚丘明以爲大義此皆經
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謹案賊諒毒被生
靈者也古者同德則同姓德不同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
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爲姬姓諒旣自絕請改
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後遷祕書少監卒於官劭在著作
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敕又採迂怪不經之
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詞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
代文武名臣善惡之迹埋滅無聞初撰齊志爲編年體二十卷復
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
人視聽大爲有識嗤鄙然其指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
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於暮齒篤好經史遺略世事用思旣專
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
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
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遵業弟廣業性沈雅涉歷書傳位太尉

祭酒遷屬卒於太中大夫贈徐州刺史子又有儀望以幹用見稱
卒於南鉅鹿太守廣業弟延業博學多聞頗有才藻位中書郎河
陰之役遂亡骸骨又無子贈齊州刺史延業弟季和位書侍御史
并州大中正贈華州刺史

鄭羲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豁慕
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羲第六
文學爲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文成未拜中書博
士天安初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獻文詔殿中尚書元
石爲都將赴之遣羲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
旣相見議欲頓軍汝北未卽入城羲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
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珍奇非意
要以全制爲勝石從羲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

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旣克城意益憍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
羲勸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欲因救火作難
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羲齋白武幡安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又引
軍東討汝陰宋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攻之不克議欲還軍
長社待秋擊之羲曰今超驅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
盡不降當走而欲棄還長社超必修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
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
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克之竟如羲策淮北平遷中書
侍郎延興初楊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感動衆擾亂京索以羲河
南人望爲州郡所信遣乘傳慰喻羲到宣示禍福衆皆散智度尋
見禽斬以功賜爵泰昌男孝文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寧朔將軍陽
武子使於宋中山王叡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羲爲其傅是後歷年

市下魏無
人字非下有
負指石城
取定城上
字

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昏姻乃就家徵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義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出爲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恡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鬻肉而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郵城令董騰別駕賈懷德中從事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爲孝文納其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政道明範義雖宿有文業而政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位太子中庶子襲爵滎陽伯懿閑雅有政事才爲孝文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宣武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總親出禁拜大常少卿出爲齊州刺史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清潔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卒贈兗州刺史謚曰穆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害齊神武伏誅懿弟道昭字僖伯少好學綜覽羣言兼中書侍郎從征沔北孝文饗侍臣於縣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日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刑蠻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孝文謂道昭曰自比

遷務雖猥與諸才儁不廢詠綴未若今日遂命邢巒總集叙記當
爾之年卿頻丁艱私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累遷國
子祭酒廣平王懷爲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督道
昭上表曰臣聞唐虞啟運以文德爲本殷周創業以道藝爲先然
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伏惟大魏定鼎伊瀍惟新寶
歷九服感至德之和邪琅懷擊壤之慶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
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鑾駐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
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臣澄等妙選英儒以崇學教澄等依旨
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
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
紀學官彫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
本而逐未進競之風寔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

垂心經業優柔墳籍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旣修生徒旣立臣
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
封呈請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褒美之而尚未允遂
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竝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
一報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旣修生房粗構
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
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至若孔廟旣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
俟令出不報遷祕書監滎陽邑中正出歷光青二州刺史復入爲
祕書監卒謚曰文恭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
厚不任威刑爲吏人所愛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輕躁薄行
不修士業孝武時御史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宋氏從姊姦通人士
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鴻

臚卿出爲北豫州刺史還除鴻臚卿卒贈司空公庶子仲禮少輕
險有膂力齊神武嬖寵其姊火車以親戚被昵擢爲帳內都督掌
神武弓矢出入隨從與任胄俱好酒不憂公事神武責之胄懼潛
通西魏爲人糾告懼遂謀逆事發火車欲乞哀神武避不見賴武
明皇后及文襄爭爲言故仲禮死而不及其家嚴祖更無子弟敬
祖以子紹元嗣紹元小字安都位太尉諮議趙郡太守卒子子翻
字靈雀少有器識學涉好文章齊武平末位司徒記室參軍尋遇
齊亡歷周隋遂不仕隱居滎陽三窟山傲誕不自羈束或有所之
造乘驢衣韉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名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及
見形乃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賤並敬服之納言楊素
聞其名因使過滎陽迎與相見言談彌日深加禮重及歸言之朝
廷累徵不至終於家子翻二弟子騰天壽俱仕隋子騰位蔣州司
馬天壽開府參軍並以雅素稱嚴祖弟敬祖起家著作郎鄭儼之
敗也爲鄉人所害子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齊文襄
引爲館客歷兼中書舍人南主客郎中太尉諮議參軍長廣樂陵
二郡守待詔文林館太子中舍人崔昂後妻元禮姊也魏收又昂
之妹夫昂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曰看元禮比來詩詠亦
曾不減魏收思道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疎於婦弟
元禮大象中卒於始州別駕

敬祖弟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歷位
司徒左長史尚書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長史齊天保中歷太子少
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
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遷
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爲兗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

遠光州刺史印當爲
行也下皆兗州事且
後既德序則此處不

少保齊作
少師

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
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竝之述祖子元德
多藝術官琅邪太守述祖弟遵祖祕書郎贈光州刺史遵祖弟順
祖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豫政淫風稍行及元又擅權公爲姦穢
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正昏宦無貶於時有識咸
以歎息矣羲長兄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竝恃豪門
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讐小白位中書博士子胤伯有當世
器幹孝文納其女爲嬪位東徐州刺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子
希儁未官而卒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希儁弟幼儒好學修謹
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位司州別駕有當官稱卒贈散騎常侍
兗州刺史謚曰肅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幼儒時望甚
優其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幸得如此婦

今死復重死可爲悲歎幼儒子敬道敬德俱仕西魏敬道位巴開
新三州刺史敬道子正則仕周復州刺史胤伯弟平城廣陵王羽
納其女爲妃位東平原太守性猜狂使酒爲政貪殘卒贈南青州
刺史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歷太學博士領
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明帝釋奠詔伯猷錄義後爲尚
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武陽子節閔帝初以舅氏超
授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轉護軍將軍賜爵武成
子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前後使人梁武令其侯王於
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梁武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接
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南青州刺史在官貪恠妻安豐王元延明
女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陷良
善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冤苦

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作
相每誠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喻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卒
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子蘊太子舍人陽夏太守伯猷
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仲衡弟輯之司徒諮議齊大寧中
以軍功賜爵成臯男位金紫光祿大夫東濟北太守肥城戍主卒
贈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輯之弟懷孝司徒諮議齊大寧中仁州
刺史洞林子敬叔滎陽邑中正滎陽太守坐貪穢除名子籍字承
宗徐州平東府長史籍弟瓊字祖珍有強幹稱位范陽太守頗有
聲卒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姨妹亦
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美子道邕

道邕字孝穆幼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歷經史父叔四人
竝早歿昆季之中道邕居長撫訓諸弟有如同生閨庭之中怡怡

史周作太師此為
師咸陽王長史成
王名坦官太師道
是誤與然他處太
亦有作太史者

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累以戰功進至左光祿大夫太
史咸陽王長史及孝武西遷從入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
賜爵永寧縣侯大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罷時為
雍州刺史欽其善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逃
散殆盡道邕下車之日戶止三千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之內
有四萬家歲考績為天下最周文帝賜書歎美之徵拜京兆尹及
梁岳陽王蕭譽稱藩乃假道邕散騎常侍持節拜譽為梁王使還稱旨
進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時周文東討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鄉
縣男軍次潼關命道邕與左長史孫儉司馬楊寬尚書蘇亮諮議
劉孟良等分掌眾務仍令道邕引接關東歸附人士并品藻才行
而任用之撫納銓叙咸得其宜後拜中書令賜姓宇文氏尋以疾
免周孝閔帝踐祚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子歷御

伯中大夫御正宜華虞陝四州刺史頻歷數州皆有政績入為少
司空卒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謚曰貞子詡嗣歷位納言
為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邵州刺史詡弟譯於隋文帝有
翊贊功開皇初又追贈道邕大將軍徐克等六州刺史改謚曰文
譯字正義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有名於世譯從祖
文寬尚周文帝元后妹魏平陽公主無子周文命譯後之由是譯
少為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府司錄李長宗
長宗於眾中戲之譯斂容謂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翫
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明帝
時詔令事輔城公是為武帝及帝即位為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
恒侍帝側譯時喪妻帝令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為
御正下大夫頗被顧遇東宮建轉太子宮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

待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二年爲聘齊使副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後坐褻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並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旣以恩舊任遇甚重委以朝政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以其子善願爲歸昌公元琮爲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除名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隋文帝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隋文爲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卽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隋文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念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隋文入受顧託旣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巡欲出隋文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明日隋文爲丞相拜譯柱國府長史行內史上大夫事及隋文爲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

會總六府事出入臥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壽爲儀同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隋文逾加親禮進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賦貨狼籍隋文陰疎之然以其有定冊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懼頓首求解職隋文寬喻之接以恩禮及帝受禪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壽成臯郡公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竝爲刺史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流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

州刺史請還療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頴戲謂譯曰筆翰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修七始之議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帝嘉美焉俄拜岐州刺史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帝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尋還岐州開皇十一年卒年五十二謚曰達子元壽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壽襲元壽歷位右光祿大夫右衛將軍大業末爲文城太守以城歸國壽弟儼儼字季然容貌壯麗初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爲靈太

后所幸時人未知之後太后廢蕭寶實西征以儼爲友及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爲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旣甚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城陽王徽亦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明帝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介朱榮舉兵向洛陽以儼紇爲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欲據郡起衆尋爲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子文寬從武帝入關西敬叔弟子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勢除衛尉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卒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叔夜子伯夏位東萊太守卒贈青州刺史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連山性嚴暴撻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爲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逃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被髮率材義馳追之及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墮流禽至家縶殺之思明弟思和竝以武力自效思明位直閣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免卒後贈濟州刺史子先護少有武幹莊帝居藩也先護得自結託及介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卽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侯廣州刺史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命莊帝還京進爵郡公歷東雍豫二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及介朱榮死徐州刺史介朱仲遠擁兵向洛詔先護與都督賀拔勝行臺楊昱同討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散因奔梁尋歸爲仲遠所害孝武初贈使持節都督四州刺史子偉偉字子直少倜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介朱

氏滅後自梁歸魏及武帝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年
河內公獨孤信既復洛陽偉乃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舉兵於陳
留信宿問衆有萬人遂拔梁州禽東魏刺史鹿永及鎮城守將令
狐德并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西附因是梁陳間相次降款
偉馳入關西周文帝與語歎美之拜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從
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常先鋒陷陣侯景歸款周文命偉率所部
應接及景叛偉亦全軍而還除滎陽郡守進爵襄城郡公侍中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江陵防主都
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
以其有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主杞賓王坐
除各保定元年詔復官爵天保六年爲華州刺史偉前後莅職皆
以威猛爲政吏人莫敢犯禁盜賊亦爲之休止雖非仁政然頗以
此見稱卒於州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謚曰肅偉性吃少
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
效已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子大士嗣述祖族子雛有識尚操行
清整仕至膠州刺史初齊文宣爲皇太子納其女爲良娣雛時爲
尚書郎趙郡李祖昇兄弟微相敬憚楊愔奏授雛趙郡太守祖昇
兄弟具服至雛門投刺拜謁文宣聞之喜笑曰足得殺李家兒矣
論曰王慧龍拔難自歸間關夷嶮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寔有
令子克播家聲松年之送終戀舊有古人風矣劭爰自幼童訖于
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縉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
述久在史官旣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曲之談文詞
鄙穢體統煩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經營符
瑞雜以妖訛爲河朔清流而乾沒榮利得不以道而頹其家聲惜

矣鄭義機識明悟為時所詐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
遇共濟其美述祖德業足嗣家聲嚴祖仲禮大虧門素幼儒令聞
從年伯猷以賄敗德道邕撫寧離散仁惠克舉譯實顧託適足為
敗及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固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缺
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為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夙心不愛其
親遽彰於物議格之名教君子所深尤也儼名編忍倖取辱前載
偉翻然豹變益知機之士乎

北史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終

西川中鳳堂
氏蘭南開第

北史卷三十六

西川中鳳堂
氏蘭南開第

列傳第二十四

薛辯

五世孫端 端子貴 端從子濟 端從祖弟湖 湖子聰
聰子孝通 通子道衡 聰弟子善 善弟慎

薛寘

薛澄

薛辯字允白河東汾陰人也曾祖興晉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安
邑公謚曰莊祖濤襲爵位梁州刺史謚曰忠惠京都傾覆皆以義
烈著聞父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
善及桓溫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
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
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商山
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強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

魏書薛辯傳祖國
與薛祖薛各分統部
家世號三薛父履復
代領部族而祖各子
孫微為強遂皆稱
三管則強乃河汾間
許長史不載而別載
與王猛友善事猛至
德聖強使主簿蓋負
之此語不明強既不
溫則未歸晉不知此
為誰守也當是時行
堅威震天下而強以
許長抗之手

而溫賤及符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爲書將以車馬聘強猛以爲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壘下求與相見強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強遂總宗室強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戶尚書年九十八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謚曰宣辯幼而雋爽倣儻多大略由是豪傑多歸慕之強卒復襲統其營仕姚興歷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辯知姚氏運衰遂棄歸家保鄉邑及晉將劉裕平姚泓卽署相國掾尋除平陽太守委以北道鎮捍及長安失守辯遂歸魏仍立功於河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其年詣闕明元深加器重明年方得旋歸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筭與朕爲長安主人辯旣還任務農教戰恒以數千之衆摧抗赫連氏帝甚褒獎之又除并州刺史徵授大羽真太常七年卒於官帝以所圖未遂深悼惜之贈并雍二州刺史子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高才博學隨劉裕度江位府記室參軍辯將歸魏密報謹謹遂亦來奔授河東太守後襲爵汾陰侯始光三年與宜都王奚斤共討赫連昌禽其東平公乙纥尅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并爲一郡除平西將軍復爲太守神麀三年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山胡白龍憲險作逆太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竝爲都將討平之封涪陵郡公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郡遷州威恩兼被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序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河汾之地儒道更興真君元年徵授內都坐大官輔政深見賞重每

訪以政道軍駕臨幸者前後數四後從駕北討與中山王辰等後
期克殺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曰元公長子初古拔一
曰車轂拔本名洪祚大武賜名焉沈毅有器識弱寇司徒崔浩見
而奇之真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太武親討之詔
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
侯太武南討以拔爲都督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真討反氏仇儻
檀強免生平之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尚文成女西河長公主拜
朔馬都尉其年拔族叔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敕拔詣彭城勞
迎除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進爵平陽
公三年拔與南兗州刺史游明根南平太守許含等以善政徵詣
京師獻文親自勞勉復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河東公卒贈左光
祿大夫謚曰康長子胤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鎮西
大將軍河東公除懸瓠鎮將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後除立忠將
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俗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強
憑險最爲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亂至郡卽收其姦魁二十餘
人一時戮之於是羣盜懾氣郡中清肅卒於郡謚曰敬子裔字豫
孫襲爵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客聲伎以恣嬉游卒於洛州刺史子
孝紳襲爵位太中大夫孝紳立行險薄坐事爲河南尹元世儁所
劾死後贈華州刺史拔弟洪隆字菩提位河東太守長子麟駒好
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齊使至詔麟駒兼主客郎以接之卒贈
河東太守謚曰宣始拔尚西河王有賜田在馮翊麟駒徙居之遂
家於馮翊之夏陽長子慶之字慶集頗有學業開解几案位廷尉
丞廷尉寺鄰北城曾夏日傍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
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表延儁

表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事傳於世後兼左丞爲并肆
行臺賜爵龍丘子行滄州刺史爲葛榮攻圍城陷尋患卒贈華州
刺史慶之弟英集性通率隨舅李崇在揚州以軍功累至書侍御
史通直散騎常侍卒英集子端

端字仁直本名沙陁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與弟裕勵精篤學
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爲參軍賜爵平陰男端以天下
擾亂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周文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
引端同行崇禮因失守降東魏東魏遣行臺薛修義督乙干貴西
度據楊氏壁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修義乃令其兵逼端等
東度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修義亦遣騎
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并力固守
貴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

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并招喻村人多設奇兵
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東遁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
復還楊氏壁周文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
闕以爲大丞相府戶曹參軍從禽嘗泰復弘農戰沙苑竝有功進
爵爲伯後改封交城縣伯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強直每有奏請不
避權貴周文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質相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
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啟周文云設官分職本
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周文深然之大統十六年軍東討相
國李弼爲別道元帥妙簡英寮數日不定周文謂弼曰爲公思得
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真才也乃遣之轉尚書右丞仍掌選事
梁王肅察曾獻馬璫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擣蒲頭得盧
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頃至端乃執擣蒲頭而言曰非爲此鍾

可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卽以賜之魏帝廢近臣有勸文帝踐極文帝召端告之端以爲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廢請待龕剪僭僞然後俯順樂推文帝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卿心旣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著冠帶袍袴竝以賜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久處選曹雅有人倫之鑒其所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周孝閔帝踐阼再遷戶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晉公護將廢帝召羣臣議之端頗具同異護不悅出爲蔡州刺史爲政寬惠人吏愛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藉鎮撫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訴榮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遺誠薄塋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進封文城郡公謚曰質子胃嗣

胃字紹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隋文帝受禪三遷爲兗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胃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胃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旣而悔之卽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因請胃胃呵君馥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爲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胃遂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胃以天下太平遂

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迹撰封禪圖及儀上之帝謙讓不許轉郢州刺史有惠政徵拜衛尉卿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爲稱職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潁稍被疎忌及王世積誅潁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潁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其將慕容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爲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乃釋去進圍黎陽及良爲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卒子筠獻知名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弱冠丞相參軍事時京兆韋曼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靜數載酒肴候之談宴終日曼遂以從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爲世所知雖復栖遑徒爲勞苦耳至如韋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弗及其樂也裕曾宿宴于曼之廬後庭有井裕夜出戶若有人欲牽其手裕便却行遂落井同坐共出之因勸裕酒曰向慮卿不測憂幸得無他宜盡此爵裕曰墜井蓋小小耳方當逾於此也人問其故裕曰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尋卒文章之士誅之者數人周文傷惜之追贈洛州刺史

胄從祖弟濬字道躋父瑛周渭南太守濬少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位新豐令隋開皇中歷尚書虞部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世榮之後其母疾病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

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創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贈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上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屢絕筆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礪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叩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旣而創鉅釁深不勝荼毒啟手啟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悵悵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恐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旣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絕有司以聞文帝爲之屑涕降使齋冊書弔祭濬性清儉死日家無餘財濬初爲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見一黃虵有角及足召羣童共視了無見者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問之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兒之吉應且此兒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洪隆弟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或有人兄弟忿鬪隣里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內自改悔鄉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爲先三召州都再辟王簿州將傾心致禮竝不獲已而應之爲本州中從事別駕除河東太守兄弟竝爲本郡當世榮之復受詔爲仇池都將後罷郡終於家有八

子長子聰知名

薛聰字通魏書
家數語而四史有
佳傳是時唐初薛
聰收之必於其家傳
得之也凡祖父之美以
子孫微弱而不傳者
多矣

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在閭室終日矜莊
見者莫不凜然加敬博覽墳籍精力過人至於前言往行多所究
悉詞辯占對尤是所長遭父憂廬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友
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昏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未弱
冠州辟主簿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佐郎于時孝文留心氏族正
定官品士大夫解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時論美
之後遷書侍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強禦孝文或欲寬貸者聰輒爭
之帝每言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
直閤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直閤如故聰深爲孝文所
知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委總管領故終太和
之世恒帶直閤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

政得失預以謀謨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
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
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
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
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
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
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二十三年從
駕南征兼御史中尉及宣武卽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
於州吏人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謚
曰簡懿侯魏前二年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延州刺史子孝
通最知名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雋才蕭寶寅征關中引參驃騎大將軍府事

禮遇甚隆及寶寅將有異志孝通悟其萌託以拜掃求歸乃見許同察咸怪止之但笑而不答遽還鄉里寶寅後果逆命北海王元顥入洛宗人薛永宗修義等又聚徒作亂欲以應之孝通與所親計曰北海乘虛遠入吳兵不能久任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舉滅族道也乃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嬰城固守及寶寅平定元顥退走預其事者咸罹禍唯同孝通者皆免事寧入洛除員外散騎侍郎介朱天光鎮關右表爲關西大行臺郎中深見任遇關中平定預有其力以功賜爵汾陰侯莊帝旣幽崩元暉地又疎遠更議主社稷孝通以廣陵王恭高祖猶子又在茂親夙有令望不言多載理必楊濟奉以爲主天人允叶世隆等竝以爲疑孝通密贊天光察之廣陵王曰天何言哉於是定冊卽節閔帝也以首劊大議拜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通求以官贈亡兄景懋又言已有侯爵請轉授兄息子舒節閔覽啟傷感以侯爵旣重不容轉授乃下詔褒美特贈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孝通尋遷中書郎深爲節閔所知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翽獻酒肴帝因與元翽及孝通等宴兼奏絃管命翽吹笛帝亦親以和之因使元翽等嘲以酒爲韻孝通曰旣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爲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絕孝通卽堅忠爲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翽曰聖王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蟲翽曰朝賢旣濟濟野苗又芄芄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嵩于時孝通內典機密外參朝政軍國動靜預以謀謨加以汲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性懷多所輕忽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

共參同異孝通以裴宏放過甚每謂之曰吾以阮藉稽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裴傲也裴笑而不答宏放自若屬齊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州刺史劉誕介朱天光自關中討之孝武以關中險固秦漢舊都須預謀鎮遏以爲後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閔深以爲然問誰可任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帝有舊二人竝先在關右因並推薦之乃超授岳岐華秦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爲左丞孝通爲右丞齋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岳深相器重待以師友之禮與周文帝結爲兄弟情寄特隆後天光敗於韓陵節閔遂不得入關爲齊神武幽廢孝武帝卽位後神武方得志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懼欲單馬入朝孝通乃謂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介朱百萬之衆其鋒誠亦難敵然公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鵠賈知斛

知當作智
即賈顯智

斯椿大野胡也杖吒呂延慶之徒於介朱之世皆其夷等韓陵之役此輩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王曹操之孔融馬懿之葛誕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令孫騰在闕下婁昭處鈞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以今觀之隙難未已吐萬仁雖復退逸猶在并州高王之計先須平殄今方綏撫羣雄安置內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事關中地也且六郡良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踰幽并之驍騎勝汝潁之奇士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爲城雉因黃河而爲池塹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難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啟而不就徵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出爲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閔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及

樹置賀拔岳鎮關中之計遂見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咸爲之憂
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原免然猶致疑
忌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劔履上
殿表猶使爲文曾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
拜顧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非禮將爲神笑拜者
慙焉與和二年卒於鄴魏前二年周文帝追軫舊好奏贈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齊神武武平初又贈鄭州刺史文集八十
卷行於時

子道衡字玄卿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元子產相鄭
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
城王浹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
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

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卽位兼散
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除尚書左外
兵郎陳使傅綽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綽贈詩五百韻道
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綽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
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
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齊後主之世漸見親用與侍中斛律孝卿
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帝引爲
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爲司祿上士隋文作相從元
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守邛州刺史文帝受
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
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道衡因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
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蕃帝曰朕且舍

養致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什陳王尤愛彫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代陳拜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頴夜坐幕中謂曰今段定克江東以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與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彫墻酣酒荒色其必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極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頴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耳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遣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踴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帝每曰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帝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朱門陳戟於是進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帝曰爾久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與交好高頴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旣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一旦見出

不勝悲戀言之哽咽帝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人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與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頰不死令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頰乎付執法者推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解奏曰冀帝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

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後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爲大文所有詩詠大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卒於襄城郡掾所涖官皆有能名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卽與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溫字尼卿沈敏有器局博覽墳典尤善隸書仕周爲上黃郡守周平齊徙燕郡太守以簡惠稱宣政元年賜爵齊安縣子卒於郡子邁嗣邁字弘仁性寡言長於詞辯開皇初襲爵齊安子改封鍾山歷位太子舍人大業中爲刑部選部二侍郎道衡從父弟道實位禮部侍郎離石郡太守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雋才起家游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

王世充之僭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誅其文筆多行於世聰弟和南青州刺史和子善

善字仲良少爲司空府參軍再遷監池都將孝武西遷魏改河東爲秦州以善爲別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侈每食方丈坐客恒滿絃歌不絕而善獨恭已率素愛樂閑靜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禮守河東周文帝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說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爲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卽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並固辭不受周文嘉之以善爲汾陰令善幹用強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羆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爲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令善爲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而皆忘其苦焉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遷黃門侍郎除河東郡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進爵博平縣公再遷戶部中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善白之護乃殺軌以善忠於已爲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行司會出爲隆州刺史兼益州總管府長史徵拜武威少府卒贈三州刺史帝以善告齊軌事謚曰繆公子襲嗣官至高陽郡守善弟慎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叔逸裴諏之柳蚪范陽盧柔隴西李璨並友善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周文於行臺

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且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讀書慎與李璨及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功蘇衡譙郡夏侯安定梁曠梁禮河南學師以知諸生課業周文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內講說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爲大乘學在學數年復以慎爲宜都公侍讀累遷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並居清顯時人榮之周孝閔帝踐阼除御正下大夫封淮南縣子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爲湖州刺史界旣雜蠻夷恒以劫掠爲務慎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慎每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昏娶之後父母雖在卽與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萌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尋爲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有文集頗爲世所傳

薛寘河東汾陰人也祖遵顏魏河東郡守安邑侯父又清河廣平二郡守寘幼覽篇籍好屬文起家奉朝請從魏孝武西遷封郟陽縣子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修國史尋拜中書侍郎修起居注遷中書令燕公子謹征江陵以寘爲司錄軍中謀略寘並參之江陵平進爵爲伯朝廷方改物創制欲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辯

斟酌古今共詳定之六官建授內史下大夫周孝閔帝踐阼進爵
爲侯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瞻而寘
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久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出爲浙州刺史卒於位吏人哀惜之贈虞州刺史謚曰理所著
文筆三千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
焉寘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至於溫清之禮朝夕無違當
時以此稱之子明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清水郡守

薛澄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敞逢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
襄陽澄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疎宥不拘時
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澄世無貴仕解褐不過侍郎旣
羈旅不被擢用常歎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
仰而向人也常鬱鬱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架勝達負才使氣未

嘗趨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
劣何不襲裾數參吏部澄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察古人以爲
歎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孝昌
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澄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克歸魏其子
懷儁見澄甚相親善屬介朱榮廢立澄遂還河東止懷儁家不交
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與之
抗禮懷儁每謂曰汝還鄉里不營產業不肯取妻豈復欲南乎澄
亦不介意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澄乃東
游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
地必有霸王據之乃與孝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爲行臺
郎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澄獨謂
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卽爲

人所虜何慶之有乎長高以燈言爲然並有憂色尋而周文平悅
引燈爲記室參軍武帝西遷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縣男
文帝卽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進爵爲伯大統四年宣光清
徽殿初成燈爲之頌文帝又造二欵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
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一金餅以臨器上傾水
灌山而注乎器烟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欵器一爲二荷同處一
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
鳧雁蟾以飾之謂之水芝欵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
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形似觥而方滿而平溢則傾燈各
爲頌大統初儀制多闕周文令燈與盧辯檀翥等參定之以流離
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常有戚容後坐事死子舒嗣官至禮
部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論曰薛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榮各端以謙直見
知胄以公平自命濬之孝悌素緒之所得也道衡雅道奕葉世擅
文宗令望攸歸豈徒然矣而運逢季叔卒蹈誅戮痛乎仲良任惟
繁劇弘益流譽而陷齊諂護以要權寵易名爲繆斯豈虛哉寘燈
並學稱該博文擅彫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
琳琅擬彼徐陳慙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實當時之良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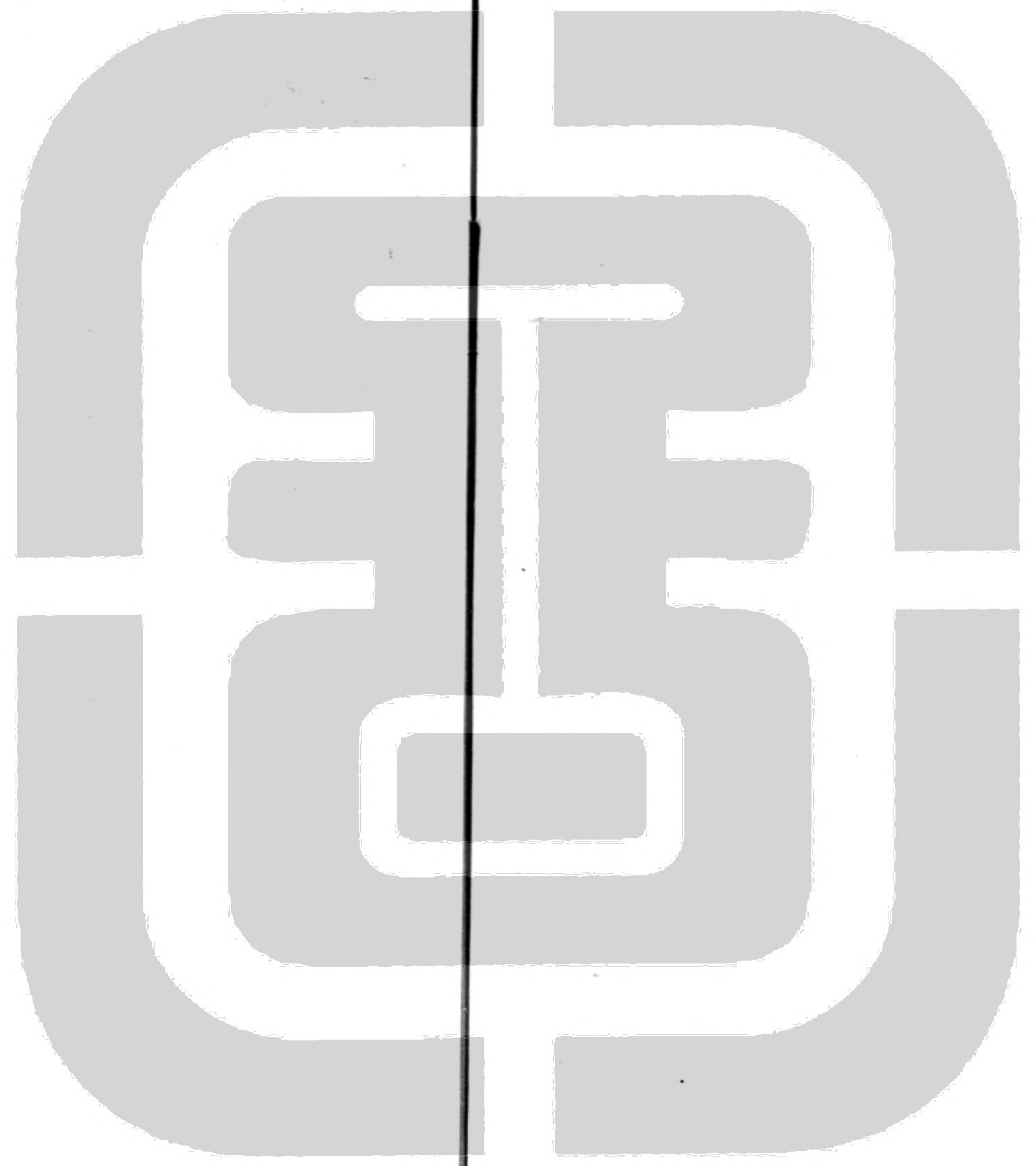
李煥傳始平太守景下云名犯太祖元皇帝諱是景本名昞也他皆不注獨此見之不知何例

癸巳閏三月十六日下午校畢



沈氏

十一



1-11

5.

